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爲舊君於僞反與音餘膝音息隊又作墜直媿反

孔氏穎達曰此論不爲舊君著服之事反服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

謝氏枋得曰臣無仇君之義服之可也

姚氏舜牧曰戎首寇讐之意子思孟子皆有激于言之欲其君之反悟也君使臣以禮進退之間誠不可不盡其道

姚氏際恒曰倣孟子禮爲舊君有服章爲說

方氏苞曰儀禮仕焉而已者齊衰止三月非薄于舊君也既奪其爵則與齊民等而不敢踰越耳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

者乎哉我則食食（食上如字下音嗣）（辟在益反夫音扶）

陳氏澔曰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以臣禮君四方皆知之勉强食粥爲毁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眞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

吳氏澄曰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年盡儕與喪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方氏苞曰古者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

記大夫練而歸士卒哭而歸或哀殺自季宿不臣宣

禮壞而後有此然居公館則一也

公之喪皆卽安于私室而不能復居公館久矣故曰四方莫不聞然因此見三桓之外魯臣猶秉周禮四方之臣尙未若三桓之無君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陳氏澔曰主人未小斂則弔者未服改子夏絰而往非也子游則中於禮矣

姚氏際恒曰此言子夏事與曾子襲裘而弔同總以子游爲知禮也然此事頻見亦可厭

姜氏兆錫曰此與上篇曾子襲裘而弔同意然曾子悟禮較速子夏考禮較嚴也
任氏啟運曰按天子弔公卿錫衰弔諸侯緦衰弔大夫士疑衰首皆弁経諸侯弔卿大夫錫衰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當事弁絰否則皮弁避天子也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弔弁絰錫衰士弔服無文喪服記舊註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鄭云羔裘元冠不弔何朝服之有布上素下似之其實則疑衰素裳不疑裳者避諸侯也朋友相爲服即士之弔服而加緦麻之絰帶庶人不弁弔

服素委貌賈公彥云庶人不疑衰其弔服深衣也孔氏於上章裼裘而弔云是羔裘元冠緇布素裳袒去上衣以露裼衣愚按孔子明言羔裘元冠易之子游知禮豈有以羔裘元冠往者庶人素委冠加絰情義尤重爲之免而加絰未成服則但素弁冠或免也朋友成服則緦帶而緦絰非朋友則素帶而環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遣弃戰反

乘繩證反个吉賀反焉知焉於虔反

吳氏澄曰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早也又曰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也然曾子前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爲禮曾子之言未嘗偏也

陳氏澔曰曾子以禮以恭敬爲本有若以狐裘三十年儉於己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之後有拜賓送

賓等禮窔訖即歸餕於賓也三者皆餕而失禮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少牢二牲六體分爲三个太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案孔疏謂諸侯七包每包七个以九體分四十九段大夫五包每包五个以九體分二十一段與此說異但據本文七个七乘五个五乘似陳即以包爲个得之或包中分段如孔說耳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萬氏斯大曰个介通介者諸侯相朝大夫出聘從行

之介也雜記遣車視牢具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是牢具之數又視乎其介故此言介不言牢該之也士不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三乘可知孔疏謂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蓋泥於以遣車爲載包從葬之車而士喪禮無之故爲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㫖差之不屑屑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个介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包裹送死者俗世用牢車載而之墓故有子譏其非

禮鄭氏讀个爲箇爲包肉之數以遣車爲塗車載其包埋之壙中附會其謬也按鄭謂个介同驂鄭附會爲箇是也其謂遣車爲送葬之車非載牲體之車則非說詳上君之適長殤下此以遣車視介之數猶雜記云遣車視牢具也有子譏其不當用牲根當用脯醢非譏其用牢車也鄭故錯解以附會之耳

姜氏兆錫曰末節曾子又以其因時者稱晏子也方氏曰以齊之無道以[illegible]禮爲恥而示之儉儉于身可也儉其親不可也但禮與其奢也甯儉而已愚謂合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以恭敬爲本節文爲輔而輕重

以是權焉其于禮也庶達矣乎

任氏啟運曰按左傳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爲大夫蓋諸侯之僭獨晏子守正禮耳五个五乘乃天子大夫之禮豈當時習用而有若亦因而不覺歟但諸侯之大夫降天子大夫一等則三个三乘宜也而晏子一乘太貶矣殆有意于示儉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

男子皆西鄉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嚮一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斯音賜沾依註音覘勑廉反

陳氏澔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禮主人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爲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此記禮之變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我喪也斯沾句住讀沾讀曰覘

國昭子自言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專猶可也于語
氣未協郝仲輿以我喪也斯沾爾專之爲一句謂沾
爾猶言沾沾爾自我貌戒子張曰爾無謂我喪我遂
沾然自主之孫文融曰本欲自專却用毋曰字喚起
正是恣肆人氣岸此二說互相明似得之
朱氏軾曰我喪也推觀者之言
姜氏兆錫曰本節舊義蒙晦今按曰我喪也四字爲
句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言毋得行是禮也我爲
齊之顯家今謂我之喪也人將盡來覘禮豈宜蹈故
迹乎爾當專而主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于

是其家之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向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向矣此識禮之變也

任氏啟運曰孔子相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子游宜其變俗則此昭子所云或周禮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扶

陳氏澔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皆中節矣故孔子美

之

姚氏際恆曰曠于禮大約謂好內而遠賢孔氏謂疏薄賓客朋友之禮吳幼清謂曠廢居寢之禮而溺於燕私好內之情俱偏

徐氏伯魯曰上章言晝夜哭此章言不哭自相矛盾不知何謂愚按上章本欲明寡婦不夜哭之義卻不說破而以晝夜哭文伯形之使人於言下自會此文章妙處故不必其言之實耳矛盾者以此

姜氏兆錫曰此述其不諱子之過之意亦因以為教也敬姜語見家語頗異

方氏苞曰祭則命婦卿大夫皆與若宮中婦女之事不應得與其子俱且母覯子之所行豈在與就公室之頃乎古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與焉侯國制應同文伯少孤豈敬姜未使就學于公宮南而至是始悔之與家語姜戒諸婦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懼其以好內聞也蓋始以其質美獨學于家自能爲賢人未嘗使就公室蓋習于師友不料其不好外而好內以致隕生耳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秦氏繼宗曰陳褻衣蓋未襲斂之時不飾謂衣褻衣也婦人生時必飾而後見舅姑今喪則有四方之賓來安可以褻衣見故命徹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按此義非舅姑不當與四方之賓較量嚴否也意謂婦人在生不飾不敢見舅姑今其死也有四方之人來何爲不飾乎蓋以生喻死以舅姑喻四方之賓耳

任氏啟運曰按于殯宮有平日玩好畢陳者愚謂陳重器示能傳禮也陳玩器近于褻非禮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孔氏穎達曰如鄭此禮本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慍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夫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慍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子任情倏啼歘笑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凡十句盧本亦有舞斯慍句王本又云人喜則斯斯循循斯陶與盧鄭不同

陸氏德明曰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

吳氏澄曰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其情而無節

文也有子以人之哭踊皆其哀慕之眞如其情可也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子游精於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以告之過而不爲之限節以減殺之俾直伸其情則或甚哀而至毀滅不及而不示之形跡以興起之俾徑捷而行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戎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

陳氏澔曰壹猶常也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處賢者之

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爲之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物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也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太古無禮或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聖人制禮之初意止爲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始死卽爲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然報

本反始之道自不能已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
禮深意如此　又曰舞斯慍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
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慍三
字今亦未敢從
秦氏繼宗曰有子之言乃賢者過之之事子游則禮
之中也
蔣氏斯大曰據本文是哀樂相生之序但此章是論
喪禮之踊上文云辟踊哀之至也哀親之死豈因樂
極而生乎諸家紛紛其說未悟斯旨孔疏云鄭康成
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而劉氏欲于猶斯舞之下

增矣字而刪舞斯慍三字即孔疏意此爲可從蓋上文固言慍哀之變也此言辟踊始於慍方與哀死意合

姚氏際恆曰猶鄭氏謂當爲搖言身動搖也豈有歌而搖者吳幼淸祖鄭說謂猶爲手動舞爲足蹈尤杜撰郝仲輿謂猶如字與由通自然猶赳之意人歌則抵掌頓足按節而應謂之猶若是則仍與搖之說相似矣按說文䍃字徐鍇引禮咏斯猶謂猶即䍃䍃喜也其說似是舞斯慍一句諸家之說尤不一陸德明謂衍文孔氏謂鄭本無此句又謂鄭又一本云舞斯

蹈蹈斯慍劉原父攺記文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　孔氏又依文爲解曰且喜慍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倦厭事與心違所以慍生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按以上諸說憑臆增刪者既未足据順文解釋者又不可通然則如何葢作者之意本取喜之爲舞慍之爲踊以見其皆當品節也其文卻于舞字之下慍字之上順勢直下即用斯字爲過接不復更端另起耳而循環相生之義亦是隱然可見必如　孔氏泥定作解豈不死古人句下

必如劉氏之屬對整齊古八叉安有此印板文字哉

朱氏軾曰情在于斯其是也夫謂情所到處但如其量而為之則無不是矣何必為節

姜氏兆錫曰此言樂哀之意以見禮之不可無節也本節頗有疑義據疏喜慍以下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句是哀樂相生斯語助也品格也節制也外境會心之謂喜陶者心初悅而已至咏歌而後暢咏歌不足則乃動身體而搖由是乃至起舞而足蹈手揚則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慍若舞而無節則形疲神倦而慍慍則憤恚之餘轉為憂戚而憂戚

轉深因又發爲歎恨追歎恨不息遂撫心而辟由是乃至跳踴而奮擊則又哀之極也哀樂之極如此若其無節則戎狄行之朝殯夕歌兒童發之倏啼倏笑惟品節此二塗使踴舞有數斯之謂禮而道乃可久矣據孫氏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如之此所謂孺子慕者之眞情也舞蹈辟踊皆本諸此故聖人爲之節愚按孔疏劉說不同劉說于理較足疏說依本文爲訓蓋亦所謂樂不可極之義與然舞斯愠句終屬可疑

也

方氏苞曰孺子求索于親而不得戀慕谿勃必哭且踊先王制哭踊之節實緣于此蓋恐至性篤厚者常如孺子哀情中迫則後不可繼即能繼力亦難勝故即以哭踊之節洩其哀情而使之漸殺又使人要其節而必哭必踊則中人之性必感物而有動于中即頑薄者要其節而强爲哭踊亦自覺其中情不應而愧怍難安以故與物莫切于此衰絰之制其淺焉者耳以杖關轂而踝輪者豈不衰絰乎

世駿按劉原父之說今本陳註誤刻作孫氏于是

姜氏九經亦仍其訛今據注疏本改正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吾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音扶差初佳反盍戶臘反與音餘

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令太宰嚭問陳行人謂衆人稱我此行之師其名謂何名之

以殺厲之師者欲吳人耻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太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誘勸之也

陳氏澔曰陳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

姚氏際恆曰按嚭乃吳之太宰儀乃陳之行人恰好更換豈記者有意爲戲耶

陸氏奎勳曰豈有同官同名者此必簡策差誤陳使乃行人儀也當從鄱陽洪氏說改爲陳行人儀使于師太宰嚭問之乃善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如何

鄱陽洪氏曰按鄖乃吳太宰陳遣使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錯互故如此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鄖問行人儀而對之如此乃得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此亦嘗辨正云

齊氏召南曰按依注疏則又矜而赦之句師與讀有無名乎句謝枋得謂又矜而赦之及師與爲一句舊赦之句絕非也

任氏啟運曰檀弓所記多得之傳聞故謬誤甚多此其最甚者也必如洪氏互易乃得之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孔氏穎達曰此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也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意此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

亦同也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祭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旣葬則止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爲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由哀在內心但輕耳故鄭註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陳氏澔曰始死形可見也旣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忽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

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彭氏絲曰望望則舒於皇皇慨焉又舒於望望

姚氏際恆曰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章各自爲義不必强合

朱氏軾曰如不及則速反可也而又息焉者即下章其反如疑意

姜氏兆錫曰蓋孝子之狀如此餘見上篇第十八章

子張問曰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陳氏澔曰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

姚氏際恆曰倣論語無謂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

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

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知音智李調左傳作外嬖嬖叔調如字蕢苦怪反飲於鴆反褻乃賞反樂如字爲於僞反匕必李反其音供與音預防音房觶之豉反字林音支

聶氏崇義曰三升曰觶

陳氏澔曰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

於子卯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至今晉國行燕禮

禮之終必舉此觶

葛氏斯大曰註疏取桀紂死日爲說漢書張晏曰子

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

推湯武以興乎愚謂二說當相備十二支相刑不但子卯獨忌子卯者更值夏殷亾日也若專指夏殷亾日不應因甲子乙卯兩日盡子卯而忌之也

顧氏炎武曰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亾國之社以爲廟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稷食菜羹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之義也又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古人省文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姚氏際恆曰知悼子鄭氏謂晉大夫荀盈是也盈荀躒之子陳可大謂荀躒誤徐伯魯謂盈亦作躒尤欠分曉

陸氏奎勳曰此條乃錄晉乘之語觀至今可見又曰荀盈也陳氏誤爲武子躒

齊氏召南曰按士喪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注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避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粥音祝 難去聲）

陳氏澔曰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大小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

秦氏繼宗曰修其班制修內之政也與四鄰交修外之政也社稷不辱總承上二項班者列國往來盟會尊卑之班次也以侯國之爵言制者列國用物行禮多寡之數也以朝聘之幣言修班制何等國體燦然交四鄰何等儀則詳明皆由他心中經緯發出來故曰文

姚氏際恆曰文子以死衛君經傳不見其餘之說悉不足据可知矣

任氏啟運曰古無二謚周末威烈王貞靚王楚頃襄王始有二謚不應此時大夫有三謚也考死爲時公子荆字南楚以肩受矢所稱以其死衛寡人者予荆也或同時謚荆爲貞子而傳聞之誤并屬之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姚氏際恆曰此與左傳昭十三年楚共王埋璧事相類又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故後世凡適死即立庶之長者此循古制必年鈞始以德德鈞始以卜耳今觀楚共王石駘仲未聞年德之鈞而輒鬼神用卜疑皆非古制矣此石駘仲事於卜之中而見其德固甚奇然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卜者何以必先謂沐浴佩玉則兆此處恐難通竊是寓言耳又後以龜有知以其能知吉凶非以其能知邪正也義亦未確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兆有吉有凶卜以求吉爲主故

以兆言吉也陳氏曰有意于得而不兆無意于得而

兆故衞人以龜爲有知蓋溺于利而忘義蔽于情而

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違之此天地自然之道

人事當然之理也愚按庶子六人宜立長不宜卜也

引此以見石祁子不違禮以求福之意耳

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

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

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

用　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尙反

孔氏穎達曰此論殉葬非禮之事子亢既云殉葬非禮也又云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己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與宰二子爲之

陳氏澔曰宰卽家大夫也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乃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止而自止矣

陸氏奎勳曰趣語甚妙則魯論所云子亦有異聞君子遠其子求之與抑與之與仲尼豈賢於子陳亢非不知之故作滑稽語耳

姜氏兆錫曰按此與西門豹止河伯娶婦其事正相

類記者蓋嘉其能守正而善處變也

方氏苞曰謂方疾時所以養疾者未備故請使人殉以致其厚也曰下對尊者之辭猶云在下之人集說誤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吳氏澄曰啜菽以豆一掬入米少許煮粥食之極貧者之食也生事盡愛死事盡敬貧非所憂也

姚氏際恆曰按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此非聖

人之言孟子稱墨爲以薄爲道斯其殆類之矣王制云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游可也又云六十非肉不飽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觀此則菽水之不可爲飽也明矣孝親以養志爲上然而曾子養志必有酒肉曾元養口體亦必有酒肉則菽水非養親之食具又明矣夫養口體者此酒肉養志者亦此酒肉可曰吾養志也而遂不需此哉苟養志而不需此是反不若養口體者之爲愈也彼將曰我以菽水盡其歡較勝于以三牲之養而不盡其歡者然而歡則盡矣其如親之

腹餒何親之腹餒而猶曰吾能盡其歡吾不信也按
內則所詳旨甘柔滑諸食具皆所以詔人子養親者
此豈獨爲富者設而貧者固無與乎彼漢之茅容非
貧者乎後世之士有家貧無以養親志氣衰惰輙用
此語以藉口不知古人正不然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如三釜心樂捧檄色喜此皆爲人子之恆理蓋孟
子謂仕有時乎爲貧則父母在益可知矣大抵貧而
負高隱之志者親沒爲之可也親在故降志以求之
一介不取立身之大節也使親而饑餓亦當稍貶以
遇之後漢齊夫孫妊賦民錢市衣與父吳祐謂掾以
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此足見

一班則庶乎親之志與體皆獲所養斯乃謂之孝矣記
文偏而有獎殊非吾儒中正之道特爲拈出以破從
來之惑焉又傳稱子路自食藜藿爲親負米二百里
之外然則雖以子路之貧固未嘗以菽水養也　王
子雍曰熬而食曰啜孔子曰以菽水爲粥以常啜之
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吳幼清曰澄嘗食于北方
至貧者之家不惟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煮湯每人所
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攪起
啜之而以療飢始悟古所謂啜菽蓋如此無蔬菜可
羹但熟煮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爲至貧者之家孔

蔬謂以豆爲粥非也觀此上諸說其解菽水者若此嗚呼此其以爲養親之食具乎哉仁人孝子當必有惻然于心者矣

任氏敢運曰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厚葬爲觀美而陷於非禮者亦有處於貧而托此以自解者必實盡其歡稱其財方無愧於心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革本又作急居

力反襚音遂縣音元繙曾千反

黃氏震曰當祭而告病急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襚則近乎褻獻公爲之君子不以爲非者恕其有尊賢之心也

吳氏澄曰柳莊惟有諫班邑於從者一事可取他無實事不見其賢否何如其爲獻公所親厚安知非以從亾之私愛而然與

陳氏澔曰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劵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萬氏斯大曰縣如字不音玄蓋裘氏邑名潘氏縣名也

姚氏際恆曰柳莊於衛爲社稷之臣經傳未見嘗祭必告非謂不釋祭服而往襚也皆不足据

姜氏兆錫曰按公再拜之上脫柳莊死三字

方氏苞曰先儒多美衛獻公能親賢廬陵胡氏謂獻公與弒未必能親賢如此皆未得其實衛獻公之親柳莊以從出之禮耳諸侯祭服豈得私襚其臣以干王章且莊也死何妨終祭往弔若欲詰其遺言當于寢疾時不當於疾革也時君驕汰故記禮者以爲盛

德之事而錄之其實皆遠于禮未可以訓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繹音亦去羌呂反籥羊灼反）

呂氏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人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吹籥者

朱子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

陳氏埴曰當祭而卿卒則去樂明日不繹故叔弓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卒宣公猶繹去籥聖人以爲非禮

陳氏澔曰垂齊地名周謂之繹殷謂之肜言壬午則
正祭辛巳日也
李氏廉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
而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
並行不悖也
姚氏際恆曰述春秋事不誤但謂仲尼謂非禮則不
然此循漢人之說也
陸氏奎勳曰此魯之春秋所謂其文則史也下文卿
卒不繹乃孔子春秋所謂義也
姜氏兆錫曰按陳注引左傳子亢事爲據似得之然

萬兼文武二舞其于習戎備之說本不相礙而乃借以右鄭註而左詩紀益惑矣正國策所謂以不悖爲悖也

方氏苞曰陳氏駁呂氏說尙未安魯頌萬舞洋洋宗廟之樂未有不兼文舞者春秋傳所稱以習戎備疑楚之先世未嘗賜樂至熊貲始作萬舞亦文武二舞皆具而其爲此之意則主于習戎備耳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平噫弗果從己陳如字其毋鄭讀無吳陳如字又鄭以字句絕吳得字句絕陳通爲一句

皇氏曰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非也

王氏安石曰公室視豐碑則僭天子三家視桓楹則僭諸侯下僭上陵習久成俗不復自知其爲非

吳氏澄曰得字句絕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憫季孫謂其毋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亦有歉歉而病者矣二者字下俱有平字疑惑之辭而不質言也

按吳說得字斷其毋起得下以字無著

陳氏澔曰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萬氏斯大曰公肩假謂般爾欲以人之母試巧則豈不得以人之母試己之巧卽有病於爾乎諸說未合姚氏際恆曰公輸若名般與于小斂之事鄭氏解若般爲兩人斷方小爲句謬也般爾以人之母嘗巧至病者乎謂爾以他人之母試巧則何不如己母試巧乎不以己母試巧則亦有所病之乎鄭氏又斷則豈

不得已爲句讀以己字同解爲豈不得休已亦謬也

姜氏兆錫曰按此章假之論固嚴矣而其所稱引則

失也禮天子六繂四碑諸侯四繂二碑大夫二繂二

碑士二繂無碑大夫之不可僭桓楹猶諸侯之不可

僭豐碑也假不欲以巧廢禮其意是而不免以習混

禮其見非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

此推之則知明堂位及此類所稱之誣而可以識禮

之正矣應氏謂周衰禮廢而成陵替之弊亦以此也

方氏苞曰疏以毋爲無陳氏集說以其毋爲己之毋

皆不可通其毋卽謂康子之母也記文本平易明白

解者乃以艱深失之

任氏啟運曰舊說豐朝廷之碑桓楹郵表之柱鄭謂宮廟碑以石窆碑以木朱子謂禹窆碑今存石高五六尺廣二尺厚尺餘中有竅以受索引棺愚謂當是天子諸侯用石故名碑大夫士用木故名楹也又鄭讀得以爲得己其母爲其毋或曰快足爲得慊歉爲病相對爲句未知是否

齊氏召南曰鄭讀不得以 句 其母以嘗巧者乎 句 則病者乎 句 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 句 据鄭則母字爲毋字而今讀作母字也又讀則豈不得

句以其毋嘗巧者乎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又音務重皆當作童字誤也汪烏黃反踦魚綺反

陳氏澔曰禺人遇魯人之辟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於塗禺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晝謀策士不

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旣

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

踦者皆往鬬而死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

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

萬氏斯大曰入保者句斷息曰二字連蓋禺人太息

而言也負杖入保者蓋老人避兵入保城邑者也禺

人見之長嘘鼻息而如今人胸中忿恨嘘氣爲聲聲

從鼻出故曰息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

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陳氏澔曰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邱壟之無主則必有反國之期故爲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故爲居者言之

秦氏繼宗曰所哭之墓謂先考之墓也所過之墓祀則謂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乃國家之正祀耳古人重別其以孝敬相勉也如此

方氏苞曰子路好勇顏子見其有輕生犯難之道故勉以祖宗邱墓之重而望其復返也與孔子以大昏之禮告哀公同意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亦有禮焉射食亦反斃亦作弊婢世反韔勑亮反朝直遥反與音預

王氏肅曰棄疾楚平王名常帥師伐陳滅之楚人善之因號爲陳弃疾

陳氏澔曰子手弓而可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

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追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按昭公二年左傳楚子使薳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未嘗有追吳師之事又商陽臨敵不用命而以私怨其君何禮之有

齊氏召南曰按左傳曰蔡公不曰陳公當是稱謂異耳如以公叔務人爲禺人　宣公爲桓公記者記事原與史文不核

諸侯伐秦曹其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

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桓依注作宣舍胡闇反强其丈反拂芳勿反柩其久反

吳氏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於霸也其悔者悔以臣禮强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之荆耻於爲魯所卑故悔其召辱由己也

姚氏際恆曰按此亦與春秋傳互異哀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薨是時公方及漢初欲止卒至楚諸侯五日而殯至時康王已在殯矣二十九年正月有楚人使公親襚之事蓋致襚諸禮可在殯後雜記上云

致襚委衣於殯東是也此易請襚爲請覿易拂殯爲
拂柩蓋誤以康王爲猶未殯也
任氏啟運曰事在魯成公十三年左作宣名廬言桓
誤也又曰魯以周公之後不能自強至於朝楚以非
禮見辱又不能止而爲櫬議以欺之抑末矣
方氏苞曰見于記者楚皆稱荆蓋七十子所私記觀
此則春秋始稱荆繼稱荆人繼稱楚繼君爵大夫氏
皆舊史之文而非孔子所損益明矣然春秋于國號
及辭之詳略從史文以見時事而君仍稱子以遵周
制記則號舉而仍其舊名此春秋之辭游夏所以不

能質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劉氏敞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

焉

姚氏際恆曰此魯昭三年事鄭氏以忌爲怨左傳杜註亦同孔子遂謂敬叔殺懿伯此附會之說也劉氏以忌爲忌日似非

陸氏奎勳曰明是忌日何必以衞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乃強訓爲怨仇

姜氏兆錫曰忌字未詳據左傳注忌怨也敬叔先自怨于懿伯故不欲與其姪惠伯入滕而以惠伯之一言而入是傳敬叔之有禮也據疏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其姪惠伯殺也故不敢先入而惠伯則

知其意而開釋之是紀惠伯之有禮也劉氏曰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注言敬叔欲避怨則當受命之日辭行不更及郊之後辭入如疏言使惠伯果修怨則其言譖安知非我誘耶而遂入乎按為懿子之忌為字左傳作遇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只是忌日之忌懿伯為敬叔之五從祖惠伯之嫡叔父適及滕郊而遇此忌日故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而惠伯以禮曉之然後敬叔從而入與愚按劉氏本左傳正文定為字為遇其言有據宜可從也

齊氏召南曰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懿

伯之忌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然亦未知然否闕之可也

任氏啟運曰孔劉皆無考而劉爲長蓋居同國出同使若恐其殺己豈止防此一日哉

續禮記集說卷十七終

浙江書局刊

郭學欒校
鮑家琥校
吳鴻望校